

皇
明
從
信
錄

皇明從信錄卷三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甲辰

元至正二十四年
未龍鳳十年

無守監定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九。乃

率諸臣奉 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

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

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

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

荒臣專威。禍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播

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

因循取充位而已也。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城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腦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爲沮。○僞漢陳同僉，驍捷善禦，馳入中軍帳下。上方坐胡床，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僞將岳州潑張率兵來投，至夜婆山，我師敗之，擒潑張及僞丞相張必先。上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銜璧肉袒，率張定邊降。上憐之，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

令理自取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歸城中
飢困命給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瑄為參知政
事○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錢金床進上觀之謂侍臣曰
此與孟昶七寶滿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矣
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不亡耶命毀之

三月 上還建康封陳理為歸德侯○句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
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
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
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

勝急追彼必死關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剩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賊我
以六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
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定官制改各
翼元帥府及樞密院俱爲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爲太
史令○時僞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
次第 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
○遣徐達常遇春攻左君弼部將吳復先登挫敵擒其驍
將樓兒張君弼窮蹙弃城走安豐遂克廬州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

特德之奇
於此性于
崇報風動
又何速也

高斯英

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
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韓成等效
忠死敵。昭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于是中書
省以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勲爵有差。
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
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
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
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

五月 上第六子生

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睦邇罪失。勒令自陳。

老疾避位去。鵬將佐爲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士信自爲丞相。又脇普花帖木兒爲請王爵。普花帖木兒不從。即遣使至紹興。逼取其印。普花帖木兒封其印置庫中曰。我印不可得。又鵬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讞帖睦爾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九月命徐達及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次于沙市。姜珪等以城降。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夷陵。○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趙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

廷玉河間郡公，系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爲忠節侯。

吳典

漢行其人

十月，上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時僞漢將熊天瑞尚竊據潁州，上以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受賞賜，今背違初言，輕擾地方，理宜討罪，安靖人民，以愈總兵往討，旣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討之，愈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杭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進攻潁州，圍之未下，上命中書左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

春軍事論之曰。汝至贛州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賊之日。殺傷固多。要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二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旣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濬濠立柵以圍之。○十二月。傅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弃城走永州。

己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夏天統三年

宋龍鳳十一年

如斯勸勵
既則與將
陶成偏德
聖教爲無
窮矣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所統
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上褒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
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
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
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
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左丞相徐達遣千戶胡海取寶慶
路克之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都
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叛民鄧仲廉
斬之擢薛顯江西行省叅政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僞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圍

諸全胡德濟堅守求援於李文忠文忠馳援至白龍潭據險立營德濟遣人間道詣文忠曰衆寡不敵姑避以俟大軍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爲攻矣死中求生正在今日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嘆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恪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大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聲震天地斬首數

分戰之引
此之
此之也

萬級、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餘寇、燔其營落、俘
韓謙等六百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舉之數
日不盡、其僞五太子僅以身免、○時江西湖廣皆平、士誠
謀主惟弟士德、及部將史椿、士德被擒、椿被讒、遣使奉書
欲來歸、事洩、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
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皆諂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
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行終歲不出門理
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死、惟將弟士信
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語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
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上欲先取兩淮、乃親

澤而后練

蘭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不奉師保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上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

知北山
海傳平人
所班

討陳友定

自自切極艱難。今汝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濂。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上待士之誠。○四月命處州總制叅軍胡琛。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等討陳友定。五月胡琛進兵克浦城。遂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琛率兵擊之。破其寨柵。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蹙被執。爲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琛果敗沒。琛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死。上痛惜之。追

封緡雲郡伯。○太祖命遇春帥吳復傅友德等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澤義聞，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遠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以沔陽衛

指揮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毅可用。上命釋之。授指揮。會事已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糧八百餘石。元會院張德山。羅明以殺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爲東藩保障。○我師克安福。故陳友諒將饒鼎臣恣肆剽掠。元帥王國寶擊潰之。鼎臣中弩走。○我師克溫之樂清。擒方園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

七月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吉州軍民二府夔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爲司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八月平章郤愈取襄陽之竹山縣元平章余思志以其衆降。○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以許存仁爲博士。○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薄淮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至范蔡港不度其有詐今觀望

成斧丁然

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乘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易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其餘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閏十月徐達等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

魏者

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
宋僊鳳十一年

正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僞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駝

直運鹽

沙。泝大江復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上

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門。

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大破之。獲士卒二千。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上有事江漢。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亂。良爲之捍蔽也。

功臣本傳曰。我聖祖取天下。躡蹤羣雄而顛倒之首。僞漢大僞吳。二國境壤相連。使其謀通兵結。亦大費征討。聖祖妙識其幾。欲翦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臣者不孤所託。謀足以制敵。勇足以警敵。孤城血戰。於貔貅萬竄之疆者數年。吳人一跡不敢西向。聖祖無東顧之虞。然後得以廕僞漢。

而殲之。是敵吳者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于焉。併力向吳。釜魚籠鳥。何所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滅漢者又所以滅吳也。識者謂吳不亡於諸將。合同之時。而亡於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哉。按善守滅吳。耿吳二將固矣。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守常州。亦皆十年。其催鋒却敵。控扼疆吳之功。視長興江陰之守。爲尤烈。尚論開國之勲。四臣一揆也。

禁種株。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獻畝。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

重慶

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爲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毋得種秣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實也。

二月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衛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

三月僞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徐達等克高郵。執守將僞僉院俞中以歸。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從之。興祖練兵爲備。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

守將拒戰，與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

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擣馬螺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四州。上嘉其知命，議

徵免生民于鋒鏑，授大都督府副使。○達提師取興化，先是，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狃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遂有興化。○命韓政等進取濠州，自郭子興、趙均用棄守後，屢爲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上曰：濠

州乃吾家鄉。今李濟爲張士誠困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可乎。上即命韓政督顧時以雲梯砲石四面攻之。濟不能支出降。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五月韓政會徐達等進取安豐。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塢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破。元將忻都、竹昌及左君弼皆走。追四十餘里。獲忻都并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走汴梁。旣而元將竹真來援。我師復破走之。

六月元徐州守將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徐宿二州來歸。上甚喜。謂其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歸。是識天時者也。上嘉之。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

宋書

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世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偽夏主明并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書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上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為御史弃之來歸

俞天

答

學

子

聖

之

際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上親爲文祭之。辭極哀痛。後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拓建康城。命劉基卜地于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十餘里。○元以陳有定敗胡琛。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遂有據福建之志。發兵至漳州。守臣羅良乃以書責其悖逆之罪。有定大怒。益兵圍其城。良死守旬。月部下有叛者。延賊入城。陷。良死之。有定遂據漳州。○太祖以淮東諸郡旣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以爲未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

一四政形
較如形列

暴殄奢侈。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葉蔡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災可計日而定。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上御戟門集諸將論之曰。自太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羣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

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視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我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壙。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苟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將發。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泉者必覆

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驤、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驤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驤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僞萬戶尹義石清等迎戰，破擒之。

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青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

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塞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事急遣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以呂珍等殉于湖州城下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騏舉城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帥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偽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守將謝五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偽平章潘原明遣

員外方彙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彙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卍內，歡笑款接，命彙遣人城次，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乃執首將蔣英、劉震出降。文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石。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刺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逼。

祭成延于

姑蘇張士誠引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于鮎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着物糜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士誠雖屢出兵挑戰然忽忽計無所出時指揮茅成軍婁門徐達督攻婁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先奮擊左脇中矢死事聞上痛惜之追封東游郡公塑像祭于功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滿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僞帥陳仁等率大舶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聞風皆

降松江路守將朱顯忠聞之亦降。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死。○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具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皆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與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

制現存亂之源

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旣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

多書繪畫。今書此以備朝夕省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焚地者。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道予以侈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勅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李文忠爲平章政事。

下詔禁箋文頌美之辭。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丁未吳元年

元王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爲擴廓所拘留。上屢以書諭責之。竟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齋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踴躍興起。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爲死者弔。爲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時。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

誠道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況閣下控守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柄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賢之兵蓄髮於肘腋，王信之衆生虜於近郊，恐閣下自以成功，遂如泰山置之不聞，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能救。此深爲閣下惜，所以數四遣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于閣下，閣下何爲自矜，倘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植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如其不然是，又聞我南方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臣連日使察字下死，天下將分南北，使檄窮能聽我，太祖此書之言，而內和諸帥，外睦鄰交，天下亦將分焉。

嶺北此書所以爲漢家論者甚忠而惜乎其
莫悟也嗚呼豈非天家與空明成混一大業

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擢爲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命傅友德守徐州。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餘沂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即躍兵奮果刺韓乙墜馬。其兵收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鬪。趨還城開門出兵陣于城外。令士卒皆卧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李貳衆大潰。溺死者無算。遂生擒李貳。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餘匹。擢江淮行省叅知政事。

皇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十一
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論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日寒者，思就溫煖。爲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傳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孔子曰以
禮讓為國
何有上下
更得其道
功之成也
易易
定文武科

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詣軍中請事。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

二者不可
偏廢

為政教尚
實效此
太初漢意
之治

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

人以時勉學，伏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俞通海既敗，張士誠兵于滅渡橋，復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病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幸，哭之慟，從官皆下淚。

按俞通海後追封豫國公，改封魏國公，配享太廟。復別作祭于功臣廟，弟通源通淵亦皆封侯。

四月仁祖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

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以朱升爲侍講學士並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天不雨。上曰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病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軍中所需。蔬茹醃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使爲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旣而大雨。都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美能其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王角于修己。誠于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

臣勸上即皇帝位。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天子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答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讖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按張士誠初起高郵，而遣已僭王陳友諒方有江漢而即已稱帝。我太祖平張陳一江南而猶謙謙若此人。之有度，捐去何遠。嗚呼！漢高祖誅秦滅項，然後從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真主規模固自別矣。

中書參議李飲水、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大 臣 風 采
上命黥二人、面云奸狡百端、詭譎萬狀。○張士誠被圍既久、突圍決戰、城左陣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遣兵與戰、良久未決、遇春撫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鉄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溢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輿入城、勢益窮窘。○丁德興、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按丁德興後追封濟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姑蘇圍急、降將李伯昇欲說令士誠歸命、乃遣客請士誠、

以天數
端亦甚
卓

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井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

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畫謀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糜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甚急。公恃

與苦口之
藥

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懼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以寶融錢。似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

之追至城下遂築壘迫之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
幟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
忽飛礮碎其首而死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
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
中祭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
傷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閭門新寨遂率衆渡橋
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
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
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
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

劉氏可謂
有志節矣
然平日未
嘗遺一志
言說戒何
耶

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
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
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
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
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
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
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
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葑門。途中易
以戶扉，昇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
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周僉、高禮，內使陳

基左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州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上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

按張士誠勢窮力竭。猶背城自戰。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爲犖援。其部將楊茂善游天祐嘗遣士誠所爲遷辛所獲徐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于是楊茂善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往來者報得士誠天祐忠實。

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師還。上

以功予人
若王

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騷擾紛
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
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
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動。自
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必有名世之將以佐之。爾等今日
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將乎。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爲宣
國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鄂國公，餘進
爵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
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羣雄既平，宜及時爲娛樂。上以示
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都

督等馮勝鞠之獲實昶伏誅○遣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規我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諒圖為犄角上累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萬石國珍不報

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禎為副率諸衛軍討之諭之曰汝等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當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國瑛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夾其通道追至盤嶼與合戰敗之大獲其戰船人馬擄重而還○復命浙江行省叅政朱亮祖率

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于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
縉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珍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瑛
乘城拒守士卒無鬪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禦以巨艦
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湯
州陣于城南七里方國珍子明善將兵拒戰我師敗之追
至城下分兵攻其四門明善遂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
諭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亦降○太廟成四
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
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

十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爲左相國○命徐達

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兵二十五萬。由長淮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南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論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糜。莫如副將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敵騎。輒即輕身赴

以投方界
如不經意
而出之真
是天縱之
聖

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即馮勝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關外之事，汝責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

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常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摠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

人犯令。即斬以殉。衆皆股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上旣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洛河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以北狄人主中國。四海內外。圖不臣服。此豈人力。寔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奉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

醜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其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弃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

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

勿避干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放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羣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相國李善長叅知政事傅楫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

文則從前
皆則從前

士陶安等。同詳定律令。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資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太史院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時方國珍遁出海島。上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善明奉表乞降。既而親率昆弟子姪。并所部將士待罪軍門。湯和送國珍于建康。浙東悉

方國珍降

皇朝通志

卷之三

三

平。○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守臣王信遁，王宣降。進取嶧州，下青州，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顏戰死，平章保保降。

漢能如與
望龍動物
仲尼有孫

十二月我師之東平，元平章馬德奔城遁，至東阿，叅政陳壁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又取萊州，取濟寧，元將平章陳秉直出走。○時有孔希學者，先聖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汪興祖于軍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以希學襲封衍聖公。○已酉，徐達取濟南。○胡廷瑞等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進攻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至建陽，其守將曹俊疇

降。○上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偕庾承忠吳禎等自明州被嚴程乘風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守臣曲出遁。○上出視圍丘。世子從行。上因命左右導之。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惟樹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草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于飢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以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

情。

按書曰。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周公之所以訓成王。我聖祖之訓太子。體合周公心法。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癸丑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奉表勸進。上曰。吾始即王位。不能拒。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爲民。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因卻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願爲生民計。早御羣臣之請。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言請不已。此

此大事。當勸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卽位禮儀進。上允之。

皇明從信錄卷三

終